重訂周易小義

重訂周易小義卷下

會稽茹敦和　李慈銘訂

腓

腓脚腨俗謂之脚腨肚在易無可疑者即詩之言腓者三皆與易相發也其一曰小人所腓言君子乘四牡而小人以足隨之雨雪泥淖中足亦而腓見也其二曰百卉具腓秋深矣百卉葉槁而腓見也其三曰牛羊腓字之羊乳膝牛乳不膝今皆膝之膝之則屈其腓也故以爲腓字之也凡此皆當據易以釋詩而曰辟曰病曰庇何其文紆而義曲與但足刑則謂之跳矣剕也者跳也意者足亦可以言腓與夫喪屨則謂

之菲矣行履則謂之屏矣

脢

子夏傳曰在脊曰脢馬融亦曰背也康成則以爲脊肉說文以爲背肉王肅以爲脢在背而夾脊巳稍稍異矣按招魂敦脄血拇內則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脄卽脢也則以爲肉者是也廣雅胂謂之脢胂卽列其夤之夤則以爲夾脊者亦是也而王弼乃獨曰心之上口之下爲是懸而無薄之說近之爲字書者從而申之曰其膺鬲之間乎則尤爲謬戾按左氏傳肓之上膏之下正當膺鬲之間蓋膏心也肓鬲也旣云心之上矣安有所謂鬲乎農師又以喉間之梅核當之夫喉

間之核謂之梅核里言爾史記張耳陳餘傳乃仰絕亢而死蘇林曰亢頸大脈也俗所謂胡脈又金日磾傳捽胡投何羅殿下而詩亦言胡考之休是喉間之核謂之胡不謂之脢而取梅以附脢祖字說之故智矣項氏安世并脫去梅核直謂之相思臺相思臺何以謂之脢且相思臺豈可以說經也此皆心之上口之下之說誤之也

易

左氏傳疆埸之事愼守其一而備其不虞疏曰疆埸謂界畔也至此易主故名曰埸大壯喪羊于易本義曰易容易之易或作疆埸之埸亦通漢書食貨志埸作易按大壯三言藩上

之爲藩固已而四者陰陽之際也亦曰藩焉三言觸藩而四言藩決可驗也初二三四皆陽至五而陰矣猶所謂易主者也又謂之易旅之喪牛在上爻爲卦之界畔亦謂之易以大壯言之藩在界畔之內易在界畔之外以大壯與旅言之大壯之易在界畔之外旅之易其猶在界畔之內與或曰陸績本易作埸詩疏因疆埸有瓜而引地官之場人以是與曰非也據釋文則陸績本正本義所謂或作疆埸之埸者埸之與埸胥壞矣雖本異不至是

三接

按覲禮其升者凡四成拜者凡二訂詁引覲禮之文以釋晉

三接之義是矣而微有齟齬焉蓋受玉一接也受幣再接也命宣而勞之三接也按彖震爲侯故屯初曰利建侯康者尊也記之康周公鄭即引康侯以注之可證晉之變自頤則自頤而蒙爲一接自蒙而艮爲再接自艮而晉爲三接蓋接有手義以艮手接震侯故言三接必自頤始或曰大行人諸公三享三問三勞侯伯三享再問再勞子男三享一問一勞即天子三接諸侯之禮豈以三等之接爲三接與不然三享即所謂受幣之一接安得以當三接若勞問則不接且侯伯子男之勞問并不三至左氏傳所云出入三覲杜氏謂自來至去凡三覲爲時久矣不可言晝日也

王母

本義曰王母指六五蓋享先妣之吉占按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在先祖之前注姜嫄也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閟宮之立蓋所以著得姓之始周祀姜嫄則商祀簡狄矣孟仲子曰是禖宮也禖宮即月令之所謂高禖者也著得姓之始因以爲子孫之祥故太牢之祀天子親焉后妃九嬪御皆在焉至於前代必各有所謂高禖者其事已不可考而毛傳有郊禖之文論者謂郊者祭天而以禖神配之先妣必不可以配天於是別求其所以配之者如所云高辛之君與簡狄之夫輾轉生義皆無明據夫禖宮在郊即謂

之郊禖爾郊壇至嚴非先妣所得配亦非后妃嬪御所得與且祭天於郊亦不應如是數數然也晉五爲先妣而下坤三爻有后妃嬪御之象四陽互坎其弓矢與其謂之王母者爾雅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注加王者尊之曾曰曾祖王母高曰高祖王母先妣遠矣而仍謂之王母者猶主祭者雖遠必稱曾孫

鼫鼠

詩言碩鼠碩大也碩鼠猶曰大鼠不必辨其類也易言鼫鼠則有其類矣於是旣謂之曰鼫鼠又謂之雀鼠音之轉也旣謂之鼫鼠又謂之鼮鼠字之通也蓋孫炎許愼蔡邕諸家皆

謂之五技鼠矣雖然晉四以亙艮之爻當近君之位竊權藉勢以弄明主實爲蝪竈之奸有非五技之鼠所敢當者陸璣詩疏不肯以詩附易最爲卓然且古多通字碩不可以鼫安見鼫之不可碩與言詩者不以詩附易言易者固嘗以易附詩康成曰鼫碩也則碩鼠大鼠也鼫鼠亦大鼠也詩以碩鼠刺其君而易以鼫鼠象其大臣又安知詩之非刺其大臣與

巷

離以兩陽夾一陰有巷象焉按宮中之路謂之巷故詩有巷伯漢書有永巷南史或謂之弄而爾雅作衖衖卽巷也古者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宮中之事領於冢宰卽至漢時侍中中

常侍等官皆以士大夫爲之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則巷遇亦理所容有然于爻無其象也按震初爲主故坤辭曰後得主震之彖傳亦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而睽之變自中孚而來中孚二三四互震四之與二本爲連體之爻自變而爲睽於是四進于五而在離中似隔處於窮巷者睽矣猶幸五之於二爲相應之位五未嘗忘二而二未嘗忘五也古今來黜退之臣其心耿耿思自效而爲之君者往往追惟疇昔眷念不衰則主者二也遇于巷者爲五言之也倘其君之不明則事未可知今二震主也而方爲離初是又象傳所謂未失道者也近時儒者謂惟大夫稱主君天

孚諸侯皆不言主因極詬咸有一德之民主爲古文僞書之証然而天惟時求民主代夏作民主誕作民主三見於多方則今文有之不特古文矣況主者對臣之稱古之爲謙者雖自敵以下皆主臣而必大夫乎或又謂臣不應在五主不應在二則中孚之鳴和五子而二母何居焉

天

莊子曰天刑之安可解睽四曰其人天且劓正同此意蓋困五之所謂劓刖者指下坎而言艮陽在上爲鼻而坎則劓之震陽在下爲足而坎則刖之睽四爲互坎之爻而其卦自中孚而變昔在中孚則互艮爲鼻今互坎焉所以爲劓也其劓

也蓋上爲之天者上爾中孚之上不曰翰音登於天乎所以
爲天且劓也馬傳曰剠鑿其額曰天或曰天者而也而者耏
也按前書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則其字又爲耐注應劭
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耏鬢故曰耏蓋古之鬼薪城旦舂有
髡與完之二等罪重則髡之罪稍輕則完之耏者完之也非
以爲髡也而本義乃曰又有髡劓之傷且曰剠曰髡曰完皆
于爻無象焉李陽冰曰需爲雲上於天需之而當作天則天
水違行何以爲訟乎恐荆公字說不至是矣

黃矢

周禮六弓八矢皆不言其色唯書與左氏傳所言彤弓一彤

矢百鍭弓矢千則弓有彤有玈矢亦有彤有玈而黃矢無聞焉按考工記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栗鄭司農曰欲栗欲其色如栗也此則言矢之色者栗不已近於黃乎則彤矢玈矢者飾矢黃矢者質矢爾然考之於疏栗仍爲堅義如所云縝密以栗者則栗之不得爲黃也或曰黃矢亦金矢在噬嗑義繫於金稱金矢在解義繫於黃稱黃矢然金鏃翦羽謂之鍭骨鏃不翦羽謂之志金鏃者骨之別何必黃也詩疏以彤弓當周禮之唐弓大弓玈弓當周禮之王弧彤矢玈矢當周禮之恒矢黃矢不知其應當何矢先儒未之言則請以臆斷之曰黃矢蓋古有之而不見于他經

者或又曰史天官書天矢星名黃則吉黃矢者天矢爾姑存之備一說焉

隼

爾雅鳶烏醜其飛也翔鷹隼醜其飛也翬注鼓翅翬翬然疾可謂善言隼矣而未盡也蓋飛之翔者憑風而徐遊飛之翬者決雲而直上國語隼集于陳庭而死楛矢貫之孔子曰肅愼氏之矢也被矢於肅愼而死於陳庭頃刻之間蓋萬里其疾也何鼓翅之可言與按詩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又曰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康成曰飛而止喻諸侯之欲朝不朝自由無所懼也飛而揚喻諸侯出兵妄相侵伐也則隼之悖也詩之

與易何不謀而台也駮亦爲疾義隼小而鷙於鳥之飛爲最疾故射者以射隼爲難戰國策曰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

二簋

損之爲卦下兌上艮而中互坤又互震艮廟坤牲而震爲仰盂有簋象焉震稼反生有簋盛黍稷之象焉且自初至五爲兼震有二簋之象焉按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則八簋盛矣伐木之詩爲天子之燕而兼食者則遂曰陳饋八簋然公食大夫禮爲小聘之下大夫故黍稷六簋其上大夫亦八簋是食禮天子與諸侯同八簋也

周官掌客所云爲飧饔餼之大禮五等諸侯其簋皆十有二其簋或十或八或六至秦風之四簋蓋每食不必爲食禮故公食大夫正饌黍稷加饌復有稻有粱秦風則四簋之內已兼黍稷稻粱天子諸侯之祭禮不可考存者特牲少牢爾特牲兩敦少牢四敦敦者簋也推之則諸侯之祭當六簋天子之祭當八簋或曰簋爲周制敦爲有虞氏之制同姓大夫士用簋異姓大夫士用敦疏蓋已詳之然特牲禮前經言兩敦在西堂後經言佐食分簋鉶是敦之與簋一也據經則不敢據疏也祭無殺於特牲者損以薄爲義二簋可用享從其最殺者與而有虞之兩敦爲最古則又從其最古者與特牲少

牢皆曰饋食祭之有黍稷亦食禮也諸侯應六簋或應與天子同入簋俟再考

圭

告公用圭其所用何圭也典瑞之職曰珍圭以徵守以䘏凶荒則所用蓋珍圭也杜子春曰珍當爲鎮鎮圭尺有二寸鄭不用者蓋以徵守以䘏凶荒則當用瑞節琬圭炎圭皆王使之瑞節故知珍圭之制當與琬炎相依皆九寸也曰典瑞所謂以䘏凶荒者蓋以䘏諸侯之凶荒今告公從而遷國焉蓋王國自有其凶荒爾則於䘏之義爲不符何以知其所用之必珍圭也曰王將遷國而告公所謂以徵守者非乎且諸侯

之荒凶而王卹之與王之凶荒而賴諸侯之卹之其爲用凶事一也則其所用之爲珍圭無疑也曰震爲鬯矣有鬯則有瓚有瓚則有圭此之用圭得毋祼圭與國語臧孫辰告糴于齊用鬯圭及磬告糴凶事也而用鬯圭不可證與曰臧孫之用鬯圭也爲糴非爲告也寶玉盡矣唯是先君之祭器不敢愛也此之告而用圭則非其例也

頄

夬之三曰壯於頄頄顴也面骨曰顴醫家言陰蹻之脈至咽嚨交貫衝脈入頄內廉是也鄭本作頯音義並同按爾雅蚆博而頯注曰頯者中央廣兩頭銳蓋曰貝之博也如人之顴

然在爾雅固以顴譯蚍矣然莊子曰其顙頯又曰而顙頯然

莧陸

莧陸之說夥矣孟喜章句曰莧陸獸名夬有兌兌爲羊也許慎亦治孟氏易故說文有莧字兔足苜聲讀若丸謂是山羊之細角者以知孟本之莧陸當作莧陸矣但孟本莧陸爲連文今說文但言莧而不言陸則所謂山羊細角者莧與抑莧陸與虞翻別傳自零陵太守光子平輿令成孫鳳曾孫日南太守歆以至元孫騎都尉翻五世皆受孟氏易虞翻之言曰莧說也莧讀若夫子莞爾而笑之莞睦和睦也今見集解第九卷雖與獸名山羊之說不同然由莧而莞踪跡隱然今釋

文所謂一本作莞華板反又蜀本作睦睦親也通也則皆庚之學也疏載馬融鄭康成王肅皆云莧陸一名商陸皆以莧陸爲一董遇云莧人莧也陸商陸也以莧陸爲二按宋衷注莧莧菜也陸當陸也又曰莧蕢則以莧陸爲二者不始於董遇馬鄭王宋董此五人者皆治費氏易據後書康成亦治京氏易京氏出于孟此則從費不從孟矣夫然則莧陸爲孟易莧陸爲費易固已劃然而分不可通假又董遇章句曰前人以莧陸當陸爲二州陸之爲葉差堅于莧莧根小陸根大爲今疏所未引并著之前人不知何所指當陸二字疑衍

梲

柅者在車之下所以止輪蓋馬融之說周禮大行人侯伯七十步立當前疾注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柱地者其郎柅之爲柅者與而字林曰軔止車之木易家曰姤一陰始生其勢方盛道在止之故於柅有取焉或曰無據孟子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其據也釋文蜀本作尼是也或曰無象巽木而乾金其象也姤初爲乾之始變其勢不可止矣柅雖木猶望其金也故欲以巽繩繫之也且不以柅繫車而以車繫柅尊柅也說文杘籰柄子夏傳作鑈楊氏愼以爲當作檷則爲絡絲趺疏言王肅之徒皆爲織績之器婦人所用故近儒直以柅爲籰且以籰上之孔用以收絲者必以金爲之謂之金柅

夫𩌏之在柄柄之在跌三物者相爲用其名則有辨矣非可混而同者今將從其柄與跌乎𩌏自動而柄與跌自止以之爲制動之主似也然絲自繫於𩌏不繫於柄與跌也將從其𩌏乎則𩌏之於絲方且愈引愈長而未有艾也在經之意繫於柅則吉有所往則凶一進一止吉凶判焉而曰絲之繫𩌏也雖有其象而無其義以經決之必以馬融之說爲長

杞

杞之名有三焉馬融曰杞大木也左傳云杞梓皮革自楚往則爲杞梓之杞康成曰柳也則爲孟子杞柳之杞王弼曰生於肥地蓋以杞爲今之枸杞與張軌易義同姤爲大巽有木

象而五陽相次則叢木之形也詩曰集于苞杞矣苞者叢也
桼之爲桑與姤之爲杞其義一也枸杞宜肥地而瓜亦宜肥
地枸杞以五月而瓜亦以五月以枸杞之叢生有瓜覆於其
下而不之知也故謂之包人不知而望外得之是瓜也適從
何來乎且以爲有隕自天也盡象之妙也李時珍曰枸杞二
樹名此物棘如枸之刺莖如杞之條故兼名之是蠻說爾雅
謂之枸檵詩疏謂之苦杞兩名也兼之爲枸杞非以其似枸
杞葉可食令人以爲恆蔬北山言采杞注以爲杞非可食之
物推其意謂枸杞不生于山爾然別錄謂枸杞生常山平澤
及諸邱陵阪岸也

禴

禴之爲夏祭與爲春祭與此古今之訟也唯易之言禴則易自疏之盡諸經言禴無論其春夏斷無不殺牛之禴唯易以不殺牛爲禴故王弼曰祭之薄者坊記言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而引旣濟焉菲也者薄也則弼之說古說也易之論主於薄而已矣春與夏勿論也康成以爲禴祭不殺牛而用豕此臆斷無所據王弼所謂沼沚之毛蘋蘩之菜雖左氏傳之辭實則爾雅孫炎新菜可汋之注則禴者菜祭與或曰古有菜祭而非禴也如入學而舍菜贈夢而舍萌又婦三月廟見而奠菜教成之祭用蘋藻以成婦順皆不得謂之禴

或曰於詩有之后妃祭荇夫人祭蘩大夫妻祭蘋藻夫人之祭蘩曰公侯之宮公侯之事而荇與蘋藻可推矣得非菜祭與謂禴爲菜祭何不可與或曰古之祭也牲則主人主之豆則主婦主之豆者菹也菹者菜也在詩則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齋季女左氏傳亦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置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季蘭主婦也主婦之職菜凡祭皆然豈獨禴也或曰孟子牲殺器皿衣服不備則不敢以祭穀梁曰有牲曰祭無牲曰薦經曰禴祭矣豈有不殺牛者升萃皆曰孚乃利用禴而萃之辭曰王假有廟又曰用大牲吉則禴而殺牛之明徵矣經之意蓋曰東鄰殺牛而不時不如

西隣殺牛而時爾是說也雖於古未之有而于義爲得焉蓋先儒固以秋冬之祭爲盛春夏之祭爲薄然薄亦未有不殺牛者象傳所謂時今以卦決之曰夏也諸經皆以禴爲夏祭唯王制爲異爾且弼於萃之利用禴未嘗不以爲夏也

朱紱赤紱

困二曰朱紱方來五曰困于赤紱鄭注曰朱深曰赤然鄭之箋斯干者曰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純朱深而黃朱淺則又赤深曰朱矣按鄭士冠禮注引爾雅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又曰朱其四入與赬已赤矣纁之赤可知也必四入而後朱是朱之深於赤也至於朱赤差降之等則

說文之天子朱紱諸侯赤紱不如乾鑿度所云天子之朝朱紱諸侯之朝赤紱尤爲鑿晰間嘗考之詩之言朱紱者二斯干之詩曰朱芾斯皇天子之子也所謂宜君宜王者也采芑之詩曰朱芾斯皇內諸侯也所謂方叔元老者也是皆天子之朝者也其言赤紱者三車攻曰赤芾金舄采菽曰赤芾在股外諸侯來朝會者也侯人之三百赤芾則下大夫再命之服也是則所謂諸侯之朝者也玉藻曰一命緼紱黝珩再命赤紱黝珩三命赤紱葱珩可以知諸侯之朝亦葱珩采芑固曰有瑲葱珩矣紱者坎象又說卦坎爲赤乾爲大赤朱其大赤乎朱赤之深淺亦可以象決之困之爲卦自咸來咸三爲

互乾之爻是天子之臣也在困爲二有外諸侯之象曰朱紱方來是以天子之臣來爲外諸侯者上劓而下刖困于赤紱矣五爲天子乃起而拯之所以徐有說也朱深曰赤之文見王應麟所集鄭氏易畸零斷句本不可盡信劉向五經要義則曰天子朱韠諸侯赤韠韍者大帶之飾非韠也義亦迂出姑存之以備來者訂焉

享祀祭祀

困二曰利用享祀五曰利用祭祀何也曰卦之六位兼三才而兩之故五上爲天位三四爲人位初二爲地位然五上同爲天上尤高初二同爲地而初尤卑文言之於躍龍也曰中

不在人則三四同爲人而三尢切困之爲卦也以坤之三爻分布於上中初之三位則上天神也三人鬼也初地示也祭者祭地示享者享人鬼祀則祀天神也神鬼示皆陰爻祭祀享祀皆陽爻幽明之義也不及四者三五中也五兼言祭祀者尊也尊則有郊有社也不言享者三居五之下矣非五之鬼也二言享矣兼言祀者詩言以饗以祀皆廟也例得兼言之也

蒺藜

爾雅茨蒺藜注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衛風曰牆有茨小雅曰楚楚者茨皆是物急言之曰茨緩言之曰蒺藜顧氏

炎武謂卽後世之反切是也雖然古孤兒行愴愴履霜中多蒺藜陶宏景曰長安最饒人行多著木履軍家乃鑄鐵作之以布敵路皆以困其足爾非以困其手也今曰據於蒺藜則困其手矣或曰蒺藜旣蔓生雖石上亦有之據石爾乃并據蒺藜惟據於蒺藜所以爲困於石也而不然者困於石則躓躓則手且據地蒺藜其在地者也雖未嘗不相因而致然然自爲兩象非一象爾雅又曰蒺藜蝍蛆

葛藟

詩之言葛藟者凡三焉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喻嫡妾也以樛木之曲而下垂葛藟乃柔而上附無嫉妬故福履綏也莫莫

葛藟肆于條枚喻君臣也商道微矣條枚焉爾而周家之德如葛藟之莫莫然方盛肆之云者即所云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者也綿綿葛藟在河之滸喻宗族也葛藟之在河滸綿綿然謂他人父者乃孤立如此葛藟之不如也其言葛藟大抵皆美之未有以爲困者然以困言之陰自初而三以至於上此其象在嫡妾君臣宗族間蓋均爲不可左氏傳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又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兩義未嘗不並見葛藟之戒戒二五也然上非陰所宜居居之必有不安其位者故又曰于臲卼亦以戒葛藟也葛於詩蓋屢見藟者釋文以爲似葛之艸今按有千歲藟有陵藟有蓬藟亡名氏毛詩提

綱唐以前書也直曰葛藟一名燕薁葛與藟不別於燕薁亦不言其似與與詩疏異見太平御覽

瓶

瓶者何汲井之器詩有之瓶之罄矣維罍之恥則瓶者酒器爾然衞孫蒯飲馬于重丘毀其瓶河飲淵飲則何事於瓶其爲井飲也必矣故昭七年雖有挈瓶之智杜注直曰挈瓶汲者北人以瓶汲井至今不改南人閒以木器汲則曰巽乎水而上水巽非木乎此非孔子之言乎然康成固以巽木爲桔橰桔橰者一俯而一仰當其一俯巽乎水也當其一仰上水也爻辭所謂甕郎卦辭所謂瓶說文缾䍃也䍃汲缾也甕有

大有小其大者唐書酷吏傳請君入此甕今人謂之瓨其小者漢書西域傳鳥卵大如甕瓶甕皆缶也故左氏襄九年傳直曰具綆缶缶之爲物也當其貯水則象坎不貯水而中虛則象離坎離合而成乾故虞仲翔曰乾爲缶井之變自泰泰乾之初上而居五故于瓶則羸于甕則敝漏

鮒

凡魚皆陰也剥五曰貫魚可證井初之陰謂之鮒蓋魚之尤小者埤雅曰鯽魚旅行以相即也謂之鯽以相附也謂之鮒則鮒即鯽矣或言少半之鮒十有五而俎以其小也若呂氏春秋洞庭之鮒莊子涸轍之鮒皆大魚又一類夫所謂洞庭

之鮒者以其美爾若夫虞淵穢之中得升斗之水即可活安得爲大魚且鯽喜偎泥井泥矣故井中之魚必鮒也淵轍之有鮒亦以偎泥故也與井鮒之理一也谷者豁也井缺甃則豁井豁則泉之來也如注故稱射焉然足以射鮒而已以爲差勝於井泥也注子夏傳者乃以鮒爲蝦蟇此又因莊子埳井之蛙而誤之後書曰子陽井底蛙耳井之有蛙固也蝦蟇則可以爲蛙而不可以爲鮒也

甃

甃也者甓也井四爲互離之中爻以火煆土而得甓焉而因以甓其井故謂之甃馬融所謂以瓦治井是也說文字林皆

謂之井甓古者鑿井而飲則直爲土井史記舜穿井爲匿空旁出鑿則不可以匿空也漢陰丈人鑿隧而入井鑿則不可以隧也然必鑿之乃爲井之備焉序卦傳言井道不可不革古者革舊火取新火革舊水取新水後書禮儀志引古禮立秋後井改水淮南子亦言八方風至浚井取新泉四時皆服之蓋序卦之辭以義屬不以象屬井不可以舊也舊不可以不革使革其初而居之二革其二而居之初則成旣濟焉而豈但寒泉之食已乎此井養者所以爲不窮也

收

收馬融曰汲也王弼曰井功大成在此爻矣故曰井收至以

井收爲轆轤所以收綆此蓋虞氏翻之說夫施轆轤者必以桓桓之上出者爲上陰桓之下支者爲下陰橫而爲軸爲坎陽觀於轆轤之所在宛然一坎矣此於象似無可易者然轆轤之爲收意揣之辭爾非正訓也井幹也者說文謂之井韓按陸績則以收爲井幹司馬索隱則以幹爲欄詩小戎俴收箋以收爲車軫疏亦以爲相傳云爾無正訓特是軫者畛也車之有軫如田之有畛焉前則爲之前軫後則爲之後軫井之在地也保無失足而陷焉者乎今之人率以石圍之則謂之井欄其形亦與車之爲軫者約略相似雖車收井收皆無正訓且木欄石欄亦皆可以爲用然以詩證易則陸說較有

據矣五爲寒泉之食四甃之而上收之五尊也所謂井養而不窮與凡爲井者巽也收者上勿幕者亦上收而幕之其養或有時而窮唯勿幕者爲不窮也

豹

五之虎變以其乾也以兌三之變而乾也則大壯之變也此於彖無可疑者也豹之爲彖亦畸彖於易未有再也其將何彖與曰彖離也請徵之曰於彖傳徵之豹之以文著也久矣世乃以豹爲文豹也今彖傳曰其文蔚離非文卦與故知其離也曰虎乾也非離也則以爲文炳何也曰虎之文所以炳者以其自二往且二五應矣二離中故炳炳者炳於中豹之

文蔚者以遜之上下居於初變而離也初離外故蔚蔚者蔚於外乾以純陽之體具剛健中正之德象虎宜矣豹也者虎之亞也以之象離可也豹變在初而言於上者以初自上往也陽君子也陰小人也惟陽之豹變而遜初之陰遂革其面焉不然而何以面且何以革也王者之於民也貴革其心爾今曰革面又何也曰言易者必以象初象面則革面已爾凡享禮必以皮先幣皮不皆虎豹而虎豹貴焉卦以革爲名革者皮也故象之以虎豹卦又以變爲義革者變也故象以虎豹之變

鰊

餗蔌也爾雅菜謂之蔌韓奕之詩曰其蔌維何維筍及蒲疏直引易文曰鼎折足覆公蔌且曰鄭注以蔌爲八珍所用是也鄭注亡矣今僅見於周禮之疏案醢人疏曰易鼎卦九四鼎折足覆公餗鄭注糝謂之餗震爲竹竹萌爲筍筍之爲菜也是八珍之食糝糝數言殊斑駁不可讀以此言糝而糝疑以此言蔌而蔌疑以此言八珍而八珍疑糝之爲物也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內則言之詳矣筍則不可以餌不可以煎也故曰糝疑也蔌者菜爾凡菜皆在焉今以象定之而曰震爲竹竹萌曰筍必筍而後爲餗亦必筍而後爲蔌矣故曰蔌疑也膳夫之職珍用八物注舉湆熬湆母炮豚炮牂擣

珍漬熬肝膋以當之而糝與餈不與焉糝且不得與於八珍
而況笱乎故曰八珍疑也又司烜氏疏則云鄭義以餗爲美
饌鼎三足三公象若三公傾覆王之美道屋中刑之此又一
鄭義美饌爾俱無所指實而餗之爲餗遂成疑文矣然則覆
餗之餗何餗與曰餗蔌也蔌菜也菜羹芼也夫然則糝謂之
餗非與曰此在內則有之雉羹脯羹雞羹犬羹兔羹皆和糝
不蓼又曰雉兔皆有芼蓋糝之爲名猶曰米屑云爾於彼經
煎而合之以爲餌則爲豆羞豆羞此糝也於此經復析而屑
之以爲羹齊羹齊亦此糝也於是不蓼而有芼焉芼之不必
笱而笱亦可芼也芼之以蔌而和之以糝故不謂之蔌而又

謂之餗也或載肉而羹之或兼肉而羹之羹之既成則于鉶羹之未成則於鼎也其以糝爲八珍者內則所列十物糝在肝膋之前餈在肝膋之後饋食用八物不得不姑置其二其將更互之也審矣其又以筍爲八珍之食者明糝之爲餗也糝不得爲餗必兼蔌之義而後爲餗筍爲蔌之尤貴者非八珍也則不復用筍也故曰筍之爲蔌也是八珍之食也釋文載馬傳曰餗健也穀梁疏引馬傳則曰餗糜也健亦作鍵則亦糜爾羹而和糝其謂之糜也固宜馬鄭之意將毋同又金石錄有宋公欒餗鼎銘

鉉

鉉爲扛鼎之木則不可以玉并不可以金而康成之於金鉉但曰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按儀禮注今文扃爲鉉扃門關也扛鼎之木與關門之木其形同故其名同今扃爲鉉則古鉉爲扃劉昌宗儀禮音讀鉉爲關謠字者必以說文爲宗說文之冂即儀禮之扃說文之冖即儀禮之冪鼏亦冪類無鼏可也今又出一鼏字其音則冪其義則扃於鉉也亦曰易謂之鉉禮謂之鼏聶氏三禮圖曰扃兩端丹漆各三寸天子以玉飾兩端諸侯以黃金亦各丹漆三寸陳祥道禮書曰木其質金玉其飾皆他無所據不過以易說禮爾其他元明以來紛紛之說更無所取信今不得已而理之說文曰易謂之鉉

禮謂之鼏兩名也非通字也然而鉉之爲鼏無疑也今冠冐諸文皆從冖而鼏亦從冖則鼏爲覆鼎之具無疑也鄭義是而許義非也則敢從許之文從鄭之義又從而臆斷之曰鉉鼎蓋也古鼎無蓋故鼏之鼏之爲鼏也見公食大夫禮不過曰若束若編而已鼎之有蓋自漢汾陰鼎始也其以鉉爲鼎蓋何也曰周頌曰鼐鼎及鼒傳以鼐爲大鼎以鼒爲小鼎康成據爾雅故箋曰圜弇上謂之鼒郭璞以爲斂上而小口則以爲考工鳧氏侈弇之弇然而爾雅又曰弇同也弇蓋也上者有下之辭弇可以謂之蓋弇上不可以謂之蓋然而說文曰鼒鼎之圜掩上者則弇又掩也弇可以對侈掩不可以對

侈也則鼐者蓋鼎與鼐爲蓋鼎其於鉉何當焉曰是又當據
說文矣說文又曰鎡俗鼐從金從茲是鎡者鼐之通兩其元
而爲茲半其茲而爲元是鉉者實鎡之省則鉉有鎡鎡者鼐
與曰鉉不可以爲蓋鼎也卽以鉉爲鼐爲蓋鼎亦不可以爲
鼎蓋今以鉉爲鼎蓋又何也曰爾雅之弇上說文之掩上皆
蓋也夫惟有鼎蓋而後有蓋鼎籩之名也以其緣几之名也
以其足且周禮之玉齍玉豆皆以其蓋爾齍而玉其蓋卽謂
之玉齍不聞于玉齍之外別有齍蓋之名豆而玉其蓋卽謂
之玉豆不聞于玉豆之外別有豆蓋之名彖傳亨以享上帝
而大亨以養聖賢大鼎也大鼎不可以蓋也鼏之以若束若

編者若雄膏若餗小鼎也小鼎可蓋也則鼏之以蓋特牲曰舉鼎鼏告絜其舉也所以爲告也若束若編之鼏不可以舉也惟蓋故可舉也則鼏之爲蓋也史孝山之頌曰功銘鼎鉉矣扛鼎之木不可以銘也惟蓋故可銘汾陰有蓋汾陰之蓋有銘而安得謂鉉非鼎蓋與由是鼎金蓋以金謂之金鉉其飾之以玉者又謂之玉鉉四爲金鉉在耳下其諸未却之蓋上爲玉鉉在耳上其諸既却之蓋與今之爲鼎者必有蓋蓋必以玉然其高足以礙扃古無是也爲此說者蓋以淪古非以徇今辨器者詳之至四之所以爲金上之所以爲玉者與鼎之有趾有足兩耳兩鉉者其說皆別詳

匕鬯

震四亙坎坎棘故匕坎酒而震孟盛之故鬯四爻互艮艮者廟也鬯用以祼而祼爲祭之始匕用以載鼎肉而薦熟爲祭之終此其於象鑿然矣康成曰人君於廟匕牲體薦鬯而已其餘不親爲故匕鬯者廟中之所有事然古者凡祭皆謂之有事春秋有事于太廟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六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他若河若惡沱若泰山配林之屬皆謂之有事不喪匕鬯卽五所謂无喪有事者也按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圭瓚然後爲鬯而周禮鬱人鬯人爲二官凡爲鬯則以鬱和之以鬱和之則必築之築之則必以

匕收之所以啚之文有匕說文匕所以扱也又扱收也則假
匕啚不必分爲二象者且匕非惟載肉亦以取飯取飯之匕
則兩之一之爲匕兩之爲比故說文言比以取飯則又似初
與四皆象匕者易之爲說非可以一端盡附其餘義焉

貝

貝海介蟲也在陸名猋在水名蜬六書精蘊曰背穹而渾以
象天之陽腹平而坼以象地之陰以其言推之當爲艮象然
貝之腹下齒刻相向如坤然蓋坤象也且貝有朋義坤朋而
艮喪之故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則貝非艮也喪貝乃艮爾
古者貨貝而寶龜故準寵必以貝其由來久矣迨周人始用

玉謂秦始廢貝者非也蓋盤庚之具乃貝玉已爲貝與玉相
檀之際至於今或以爲弄具或以爲器物之飾有不復知其
爲貨者貝之小者可以含檀弓曰飯用米貝士喪禮亦曰貝
三實于笲其大者如車輞故亦謂之車渠顧命大貝在西房
而詩有大輅南金大輅蓋即大貝也荀九家貝讀爲敗因而
曰貝者敗也然既喪矣何必又敗使必以貝敗不當以貝貞
乎至于億則大也億喪貝謂大喪其貝五之億先喪象傳謂
之大先喪可證或破作噫鄭仍爲十萬之義朱子則曰未詳

限

醫書有督任二脈人能通此二脈則百脈皆通艮以背爲象

背者督脈之所在艮其限而督脈不通矣左氏傳曰于是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曰壅閉湫底背限之屬也艮其止而止爲背德艮其限而止爲背禍難經曰督脈爲病脊强而厥素問曰督脈實則脊强反折則列其夤之說也素問又曰督脈生疾從小腹上衝心而痛不得前後爲衝疝惟督病故任病也則厲薰心之說也

鴻

漸之象鴻不知其何說也曰鴻者南北鳥也漸之互未濟未濟爲離坎則將自北而南歸妹之互既濟既濟爲坎離則又將自南而北故象鴻也曰歸妹者漸之覆卦爾易之爲象未

有并其覆卦而象之者曰是蓋有由然矣漸自否來三進於
四而爲漸使其一進而已也則何以謂之漸也旣以三進於
四必以二進于五乃所謂漸之進也二進于五則爲蠱而蠱
之互卽歸妹此其所以并歸妹而象之與按鴻雁本一族大
曰鴻小曰雁而鴻亦自有大小以鴻配鵠曰鴻鵠是鴻之大
者以鴻配雁曰鴻雁是鴻之小者此鴻之大小月令仲秋鴻
雁來季秋鴻雁來賓八月是鴻來九月是雁來鴻來則兼言
雁雁來亦兼言鴻也淮南子於仲秋曰鴻雁於季秋直曰候
雁而已此鴻與雁之大小

儀

儀容儀也按虞書鳳凰來儀孔氏疏引漸卦上九其羽可用爲儀謂有容儀也乃其疏易於兩儀之儀亦謂之容儀而於漸之上九則云可用爲物之儀表何一人之言而前後異與抑惟其有儀所以可表義本一揆與本義曰儀羽旄旌纛之飾也禹貢羽畎夏翟傳言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此即周禮所謂全羽爲旞析羽爲旌者又揚荆二州之貢皆有羽則以爲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夫然而羽旄旌纛之飾無用鴻羽者矣雖然鄉射禮言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此翿旌也士鹿中翿旌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亦翿旌賈氏公彥曰此士與君同者士卑不

嫌旣以鴻脰韜其扛則所謂朱羽白羽者其皆鴻羽與陳風之値其鷺羽値其鷺翿其皆爲白羽而不與朱羽糅者與

娣

易曰歸妹以娣而已不言姪卽詩亦曰諸娣從之祁祁如雲而已不言姪也惟公羊言諸侯一聘九女嫁者一娣一姪二媵皆一娣一姪今覈之則其言爲信娣者如又娶於陳曰厲嬀其娣戴嬀生桓公是也姪者如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是也大夫得兼娣姪故喪大記曰大夫撫室老撫姪娣士一妻一妾無姪而有娣故士昏禮曰雖無娣媵先有姪矣則易與詩何以獨言娣槩辭也舉娣以槩姪

也然而晏嬰請繼室於晉則曰猶有先君之嫡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卽公羊亦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從嫁之法不特下取於姪且上取於姑古人貴嫡而賤庶辨嫡庶而已他非所論也顧炎武曰泉水之諸姬猶碩人之庶姜古之來媵而爲姪娣者必皆同姓之國其年之長幼序之昭穆則不可知也故有諸姑伯姊之稱焉而或者乃曰周人以世故先姪殷人以及故先娣歸妹之卦稱帝乙爲蓋猶用殷禮此其所以言娣不言姪也則曲說也又士昏禮媵先謂媵先於御也疏謂姪若無娣猶先媵亦未安故不從

須

晉天文志曰須女四星天少府也而傳易者曰在天文織女爲貴須女爲賤故餘須者賤女之稱康成則曰周禮胥一人則徒十人胥有才智之稱須亦有才智之稱故屈原之姊以爲名則須者胥爾然委巷之俗彌乳紛然其於名也多取其賤不尚才智且胥長於十人之徒而居於府史之下則胥賤矣卽曰有才智亦不過於卑瑣末微之中覺其差勝不害其爲賤義則須者賤女也屈原之姊一本作姊賈侍中曰楚人謂姊爲嬃

承筐

鹿鳴曰承筐是將箋曰承奉也薛章句曰承受也說文之於

承亦兼二義歸妹所謂承筐者蓋婚禮納徵用元纁束帛束帛必以筐歸妹自泰泰上坤坤爲帛今變而震筐象成而帛象不成是承筐而無實婚六禮女之家皆廟受之而壻家無廟禮讀禮者至今疑焉左氏傳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是壻家故應有告禮告廟以特羊故刲羊乾變而兌羊象成而刲象不成則不刲也不刲安得血哉是無血也按鄭注以爲宗廟之禮主婦奉筐米見儀禮疏而不然者此女也女則未成婦安得謂之主婦而安得奉筐米也近儒乃曰婦見舅姑笲棗栗笲腶脩廟見笲菜笲者筐也而又不然者蓋見舅姑見廟正成婦之禮在禮文亦稱婦無稱女者且笲雖

筐類而其用不同今經不言笲何以知筐之爲笲也凡此皆以承爲奉不敢以承爲受故爾而承之爲受實漢義也震在屯爲侯在解在益在小過爲公此何以謂之士士者對女之稱爾詩曰維士與女又曰士之耽女之耽可證也是猶世說所謂天下男子者可以謂之士而不可謂之夫屯二以守貞稱女子矣此以不成婦亦稱女所謂死而葬於女氏之黨者也

旬

十日曰旬故堯典曰期三百有六旬六經言旬者夥矣不備舉覈之無非十日者且納甲之說考之于易無相售獨于是

爻則震納庚離納己適得十日焉康成曰初修禮上朝四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爲咎鄭於易之旬固言十日矣其周禮均人之注以公旬爲公均則旬又均也故九家曰均輔稱因之亦曰均或曰坤爲均卦無坤安得均也且天下事患不均耳均則安有過者象傳之謂何且曰雖均若猶幸其不均者又謂何雖然豐之爲卦也泰之變也以泰之二爲豐之四如月之受明于日月既受明于日亦還以蝕日豐宜日中而有食象焉二日日中見斗三日日中見沫四又曰日中見斗非日之食而何以見斗見沫乎考交食之法非上下同度則不食上下同度則又有均象焉初入食限矣而无咎

者食固日之常也見斗見沬爲食之旣食之旣者何嘗非上下同度之所爲然而過矣故象傳曰過均災也不然而何災也此義之當備者

沬

沬服虔曰日中而昬也王弼曰微昧之明也蘇軾從而合之曰明闇雜也此於見斗之文爲不類子夏傳則曰星之小者而未指其所九家申之曰斗杓後星有其所矣而未定其名薛乃鑿指之曰輔陸又鑿指之曰斗機之爲輔由是斗杓後星之爲輔者遂有沬之一名載在羣籍久成典要言星者之據易與言易者之據星與輔星附乎闓陽以佐斗成功故斗

爲大臣輔爲家臣宋兩朝志曰輔去極三十七度入角三度要未有以爲沫者震之象斗宜矣離之上陽亘於震下象之以概未嘗不宛乎其肖然謂之輔則有其象輔而謂之沫則無其義朱子不敢從也故仍返乎子夏傳之初而曰沫小星也星之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小星之爲沫也必如程傳之云則所謂萬一千五百二十者於日中之頃一時並見亦必無之理夫沫者小滙爾沉魚伏蛤偶有噞吹乍有乍無東隱西見有疑象焉前經不曰往得疑疾乎且二曰斗三則曰沫爾三曰沫四則曰雖沫實斗爾意以爲沫亦言其斗也于其斗而似之曰沫于其沫

而名之曰斗併小星之說可以不用或曰沬之爲小滙是也
于文當爲沬不當爲沬然師古則曰沬沬通也

資斧

詩喪亂蔑資傳財也聘禮既受行遂見宰問幾月之資注資
行用也又曰古文資作齎則資又齎也旅者之齎必懷之然
曰懷其齎則不成義所懷者財爾行用爾於二言財言行用
四之資斧必齎斧一資而兩義矣公劉之詩曰乃裹餱糧于
槖于囊資之屬也弓矢斯張干戈戚揚斧之屬也于時處處
于時廬旅又卽所謂旅于處者也則謂資斧之資卽懷其資
之資可也自子夏傳作齊斧於是曰齊者整齊也又曰利也

齊斧卽黃鉞斧曰齊者齋也齋戒而受斧於廟也漢書載王莽時王尋將發亡其黃鉞而房楊有喪其齊斧之占此亦如賦詩者之取斷章爾離爲戈兵故重離有王用出征之象以離初爲巽上則上離僅存而下離已破房楊之說於巽上猶爲近之然巽上之資斧與旅四之資斧終嫌兩解況旅二旅四一資而兩解乎且旅人而得其黃鉞斧亦太不倫矣

史巫

巽在牀下伏慝也愚夫愚婦之所驚也然而建厭休旺皆古經之說祈禳禬禜皆三代之禮於是乎用史巫紛若蓋若驅儺贈夢之爲矣史者卜史祝史之屬巫者男巫女巫之屬所

以吉而死咎者鬼神生於人心安其心而懸去非史巫之力能轉妖爲祥也委巷瑣屑之事而以爲得中者用之而中惟史巫亦中也按史巫之說最爲龐雜而難考書君奭篇在太戊時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孔安國曰巫咸臣名孔穎達曰當以巫爲氏名咸馬融則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巳可徑矣康成直曰巫咸謂之巫官何與史記天官書昔傳天數者殷商巫咸而武帝紀則云巫咸之興始此周禮簭人列九簭之名皆曰巫且一曰巫更二曰巫咸又何與屬禮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考之皆後世所謂清要之職且太祝太卜並有專官而洛誥之逸祝冊金縢之史乃冊祝

太史也而兼太祝之事何與春秋時惟晉董狐齊南史氏楚之左史倚相爲能職史者他如史墨史趙史蘇之等大抵專於卜筮與馮相保章之掌而已且其人類皆博雅達於天人之故而當時如論語則曰文勝質則史儀禮則曰辭多則史頗以史爲訾謷又何與秦漢置太史令官以爲位在丞相上或以爲太史公與太史令不同要之郡國計吏書先上太史以其副上丞相當不誣而遷又自以爲文史星算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也朱子論語集注言史掌文書其意蓋以爲府史之史然邢疏固謂之史官至離騷以下凡所謂巫咸者大抵世俗相沿之名然不可謂不自君奭之巫咸始殷

戒巫風如之何其以巫乂王家也列子言鄭有神巫曰季咸或者因鄭之巫咸遂誣之爲殷之巫咸然亦無明據未可以質言之並以俟之世之言易者

三品

三品注曰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是卽禮所謂三殺者前者馬以之釋三驅矣凡言三者必三殺乎按禹貢荆揚之貢皆惟金三品在孔以金銀銅爲三品在鄭以銅之三色爲三品曰田者獵取禽獸之名樹杏者不可以得桃織簾者不可以爲席曾是田而獲金矣乎曰師五田而執言矣明夷之三狩而得太首矣鼎之彖傳曰巽而耳目聰明柔進

而上行卽是爻也而鼎之五則曰鼎黄耳金鉉以鼎五之爲金故知噬四之所獲者金也

机

机者所以凭渙二自四而來至二而横于一陰之上如机机然机則得所凭而奔止矣周禮司几筵辨五几之名而曰吉事變几凶事仍几五几之飾不同其質皆以木故從木焉左氏傳知伯怒投之以機與夫設機而不倚直作機可驗或曰几有安義故謂几爲案說文曰凥曰処皆從几凥処皆安爾詩之亦爲几几亦美其安爾是非也古者以几凭以俎食以案坐故掌次之氈案重案疏直謂之牀恭坐則席安坐則牀此

牀之爲案也後世之案乃兼几俎之用故後書曰舉案齊眉論者以案爲椀引青玉案以爲之據猶不敢鑿然以案爲几俎之名然江表傳曰權拔刀斫前奏案今案非古案其實亦不容牀矣又孟子隱几而臥趙岐注以爲隱倚其義亦至今未晰蓋几在前謂之凭几在左右謂之倚几在後謂之隱倚之并其几亦隱而不見得不謂之隱倚與不隱倚何以謂之臥與今之坐具可以後可以左右乃直謂之倚

汗

渙上巽爲風而又互雷雷厲風行象王者之號令王者之號令則大矣其爲大號之說一劉向五經通義曰號者所以表

功德號令天下天子居無上之位下無所屈故立大號以勸勉子孫諸侯有爵祿之賞削絀之義鈇鉞之誅故無所有國之號其爲大號之說二又互艮有廟象周禮大宗伯詔大號注大號六號之大者六號太祝之所掌郎禮運所謂作其祝號者是也其爲大號之說三凡此於大號皆可據然於渙汗之文則不屬矣王肅曰王者出令不可復返如身中汗出不可返也按人身五液去而不返汗特其一爾何以獨言汗乎要之此一字者不能不關之至王者居中以御撫臨四方謂之渙王居者逸禮有王居明堂篇令月令天子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元堂明堂者廟也艮固爲廟亦爲門

閏月則王居於門故閏之文爲王在門

戶庭

門有庭戶無庭戶之內爲室戶之外爲堂由堂而序而階而後庭焉戶安得有庭則曰兩謂之門一謂之戶士雖貧得衡門焉由士而下庶民之聯比而居者謂之編戶故月令仲春乃修闔扇闔從門扇從戶卽禮運所云外戶而不閉是也而戶有庭矣然大傳以戶庭言密是室戶也非外戶也然則於庭何說焉曰庭有露庭有屋庭門庭爲露庭戶庭爲屋庭戶庭之爲屋庭也則說文曰庭宮中也又曰廇中庭也門庭之爲露庭也則爾雅中庭之左右謂之位爲門內之庭中庭謂

之走爲門外之庭先兩階而中庭而繼之以門屏之間也其爲門以內可知也先門外而中庭而繼之以大路也其爲門以外可知也易於明夷之門庭言出則明夷爲門外之庭於節之門庭言不出則節爲門內之庭或曰露庭當作廷故朝廷不言庭屋庭當作庭故家庭不言廷其說是也然而諸經之文無如是分劃者不止易矣

豚魚

豚魚生澤中而性好風向東則東風向西則西風舟人以之候風焉當其什百爲羣一浮一沒謂之拜風拜風之時見其背而不見其鼻鼻出於水則風立至矣中孚之爲卦也下兌

而上巽當風與澤之間而象之以豚魚互艮又象鼻此象之至精者也按豚魚在海爲海豚在江爲江豚總名之曰水豬俗又謂之懶婦魚或曰卽山海經所謂魳者然山海經之魳卽論衡鮭與鯋鰕之鮭今謂之河豚魚或曰小者爲魳大者爲鯚魳夏仲御之刺水也爲鱕鶋之躍附鯚之引卽是物別見郭璞江賦南越志臨海水土記魏武食制諸書

鶴

荀九家曰震爲鵠元吳澄曰鵠當爲鶴或曰鶴與鵠爲通字武昌黃鶴婁以黃鵠山得名今於經爲鶴則鶴而已矣鶴鳴以秋而兌秋也鶴居以澤而兌澤也山陰張杉曰在陰者兌

也雖然以二爲之母曷爲以五爲之子且有鶴在林詩人以爲失所巢非木與其母于澤而其子於木何與則曰以中孚故也世以鶴爲胎禽然而鶴卵禽也卵之而得雛焉則猶在巢也在巢則猶屠柯之上也孚之象也天下之篤而摯有過於母子者乎鳴者不知所以鳴和者不知所以和其天也則孚之情也二一鳴而上以三爲之音五和而下以四爲音兩音併於一音且不能劃其孰鳴而孰和也則又孚之妙也

翰音

巽爲雞而禮之舉祝號者雞曰翰音焉則翰音雞也然而非也何則雞不登于天以登于天故知其非雞也然則翰音登

于天何說也曰二爲鶴鳴以三爲之音上當天位而與之應則其音遂登于天矣翰羽翰也所謂翰音者猶曰禽鳥之音云爾詩有之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美其聲之遠亦以見天之處高而聽卑也而茲以得凶何也曰古者師箴瞍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要不得爲翰音何者求之也求之而後至則雖聖人何嘗不設鞀懸鐸乎春秋子產止鄉校之毀管仲有議政之誅翰音之細其力自足以登于天此雖鶴鳴猶不可而況非鶴與聖人之于象無所不備同一鶴爾二鳴而五和之然以陽應陽則都俞之中有吁咈焉今二陽而三陰二中而三不中爲之上者直曰應之而已且上之與五時位殊矣

亳盭之間巳成胥壞其應之尤不可也蓋五君也上非君也

弋

弋者弋飛不弋走飛者得矢而墮故可弋走者得矢而奔故不可弋周禮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又曰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雖田弋未嘗不並舉而究分爲二事鄭注欲明八矢輕重之等其所引弋鳧與雁而巳雖然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鳥高則不可弋也黃鵠一舉知山川紆曲再舉知天地圜方高矣乃曰被勁㫋引微繳折清風而抎蓋弋之爲技至其久而益精國策所云與周禮有迥乎不侔者淮南子遂謂之矢不若繳至于今則又有射而無弋蓋

弋之廢久矣小過之上曰飛鳥離之是卽解之隼公不之弋而反以取彼在穴在穴者必狐爾在解二固曰獲三狐而此欲以弋取之則弋非所弋也或曰弋者得不得未可知之辭詩有之曰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或曰弋者有心于取之必得之辭故言弋又言取焉多士之篇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

茀

爾雅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第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李巡曰第車後戶名也何彼穠矣之疏曰巾車職云重翟厭翟謂蔽也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無蔽后朝見于王所乘詩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

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以盛之也此翟蔽作翟茀碩人疏又言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茀其疏齊風簟茀則以爲車後戶如李巡之說蓋前後蔽之說始於毛傳以毛傳言蔽而不言後故疏詩疏爾雅者宛轉以曲傳之一茀而兩義焉然後謂之茀後謂之蔽固爾雅文矣毛之所據亦爾雅但略之不言後爾李巡之說不可易也爾雅作笰易與詩皆作茀者字之通董遇傳作弗尤爲簡古或曰子夏傳作婦喪其髴故虞翻以茀爲鬒髮王弼以茀爲首飾漢晉前儒無以茀爲車茀者至荀爽本作婦喪其紱則又云以髮爲婦人蔽膝其爲說也毋乃用力多而見功

寡乎明明有車茀在正何必矣又巾車有蒲蔽芬蔽藻蔽雀蔽藩蔽五名皆喪車之第直謂之蔽與詩疏同

鬼方

鬼方者葢南方之國國語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又曰三苗復九黎之德則謂三苗爲鬼方也固宜而後書西羌傳曰殷室中衰諸侯皆叛至高宗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又曰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于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觀其所指則以鬼方爲羌屬且以爲出自三苗羌姓之別而舜徙之三危者章懷引竹書以注之曰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西落鬼戎范書之所

據俘二十翟王范書之所刪落也然明堂位曰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其事頗誕不足信史公殷本紀所載亦約略相似而以鬼侯爲九侯徐廣曰九侯一作鬼侯司馬彪曰鄴西有九侯城括地志曰相州滏陽縣西南五十里有九侯城鄴則與鮮虞肥鼓相望也故竹書以爲俘二十翟王與鄭漁仲駁范書引詩之誤是已而以諸家謂之北狄者爲臆斷殆非與匡衡傳成湯化夷俗而懷鬼方應劭曰鬼方遠方也其于西于南于北皆無所指焉

衣袽

既濟之四曰繻有衣袽繻當作濡舟漏也袽敝絮也按玉藻

注以好者爲綿惡者爲絮況絮而敝乎則塞舟漏之用也或
曰說文以絮爲敝綿又以袽爲敝衣敝衣則襌褶皆可何必
絮而不然者舟罅以衣窒之則不密以絮窒之而密且經固
可以俗證之陶宏景名醫別錄有敗船茹謂是大艑艒刮竹
以補漏處者今之爲舟者直謂之竹茹船茹竹茹之名雖不
知其所始然而茹矣蓋與衣袽之袽相因也且衣敝而絮見
謂之袽敝衣而爲袽敝綿而爲絮亦相因也故曰袽敝絮也
且考工記厚其帑則木堅薄其帑則需司農直曰帑讀爲襦
有衣絮之絮或曰黃庭人間紛紛臭如帑帑臭亦爲塞舟漏之
名盤庚曰臭厥載是也惟其塞舟漏也故曰爾忱不屬則胥

以沉

蘭

蘭者香草鄭詩方秉蕑兮箋曰蕑蘭也陸璣疏曰其莖葉似澤蘭或曰蕑爲大澤蘭按澤蘭爲都梁香蕙爲零陵香零陵陽朔山湘水所出都梁在祁水資水之間爲零陵屬自漢以後有零陵無都梁則都梁古矣穀梁昭八年蒐紅傳則曰艾蘭以爲防防者田之大限而艾蘭以爲之且蒐狩何國莫有艾蘭爲防遂爲蒐狩之通例蘭之生廣矣不必都梁也大傳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與家語所謂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意正同但家語又言芝蘭生于深谷谷則非澤矣

意者澤蘭之名因谷蘭而別之者乎芝蘭當爲二物羅願爾雅翼以今之一莖一花者爲芝蘭則淮南子之蘭芝又何以稱焉或曰蘭草巽也巽又爲臭離火焚之而蘭之臭著新論曰蘭可焚而不可滅其馨

上棟下宇

十三卦以明制器尚象之義而後三條皆言易其於卦也蓋亦取其易焉大壯者大過之易也上古穴居而野處者按大過初上有穴象小過以初二爲穴象矣公弋取彼在穴是也然需之四曰出自穴其上曰入於穴則坎之兩陰皆爲穴小過大過皆坎體初固穴矣上安得非穴乎其居也固非一其

穴而已也按大過之辭曰棟橈而三之辭曰棟橈凶象傳則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四之辭曰棟隆吉其象傳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蓋三爲巽上爲棟初陰不能爲之宇故橈四爲互乾之上爲棟則乾初亦陽也足以爲之宇故隆易之爲大壯則不特四之棟隆并三之棟亦隆以上棟而下宇故也曰夫然則上二陰何說焉曰大過象橈易之而得壯象下四陽耳而上有二陰以宮室之不足以盡地也而或乃以上之陰象葺屋下之陽象瓦屋考工曰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參分四分者注各以其修以其一爲之峻按修爲南北之深而峻以棟爲主上陰象葺屋以四爲之棟而棟居三之一焉

下陽象瓦屋亦以四爲之棟而棟居四之一焉雖不必然之
說然其數有恰合者大過下巽爲風上兌爲雨易之而風雨
皆去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說文屋邊爲宇韓詩學隱曰
宇

楄椨

大壯者大過之易而大過則頤之易也按象坤爲野頤之中
四爻互坤爲中野上陽則不封初陽則不樹覆尸之薪必萑
葦之屬震爲萑葦矣其象也而自初至五爲大震厚者坤所
謂厚衣之以薪也對易而爲大過於是以兌死親巽木有楄
椨之義爲檀弓之疏曰椨材自下壘而至上然後爲題湊下

五爻體巽而壘之至上是槨材也棺內而槨外有槨而棺可知也是爲槨法旣象槨材而以上一陰爲屋又以下一陰爲輴車之軽是爲菆塗爲殯法旣夕禮茵著用荼周禮掌荼以時聚荼供喪事茵者用緇翦布各一幅柩未入壙先陳於棺下縮二橫三乃下棺于茵上荼爲茅秀初所謂藉用白茅者也是爲下棺法然據經言之固將以下陰親土上陰覆土爲葬下巽爲樹而上兌之一陰爲封且三年之喪再期之喪也下巽上兌皆三畫而得二陽是三年而再期者也是又將爲喪期之數也

書契

夬者姤之易也姤爲大巽巽爲繩其五陽之歷然者象物數之累積爲結繩易而爲夬則下乾全有書象上兌半有契象爲古者百名以上書於策百名以下書於方方策皆書也契者鍥鍥者刻刻則合而分之又分而合之要之契者券也券者半也故曰上兌半有契象焉券則傳別質劑之屬皆統之矣周禮宰夫八職府掌官契以治藏史掌官書以贊治於小宰曰聽取予以書契於質人曰掌稽市之書契於酒正曰以書契授之於大司馬曰讀書契鄭於小宰之書契則曰要於質人之書契則曰券質人之疏既言書契非質劑而其所云一書兩札同而別之又郎康成小宰質劑之注前後回互弗

能決焉故略之又先鄭以書契爲符書

尺蠖

爾雅蠖蚇蠖注今蝍蝛方言謂之蠖蛾博雅謂之蠖蝛惟說文曰蠖屈伸蟲也爲漸近易義究未審其狀爲何等雖然爾雅疏謂蠖又呼步屈陸璣詩疏以爲螟蛉似步屈螟蛉旣似步屈則步屈安得不似螟蛉乎考工記曰麋筋斥蠖潛以潛而形似之則螟蛉之似也信也故陸佃以爲似蠶食葉老亦吐絲作室繭化爲蝶李時珍以爲似蠶而在木中食木者爲蝎似蠶而在樹上食葉者爲蠋似蠋而小行則首尾相就屈而後伸者爲尺蠖似尺蠖而青小者爲螟蛉或曰漢志尺者

蒦也夫度別於分刌於寸蒦於尺尺之爲尺本以蠖爲名今人布指求寸一屈一伸如蠖之步然而蚓不必引蠖亦何必尺矣史記屈原傳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之温蠖又甘泉賦蟺蜎蠖濩雖各有注而其義皆未詳

駮馬

按駮馬之駮通作駁諸家皆據爾雅謂鋸牙食虎豹者在周書謂之茲而說苑又言豹食駮駮食虎但據毛公之說詩則其物秦地有之又不見於山而見於隰且六駮之羣而遊者竟成一坰野矣而注爾雅者乃遠求之中曲之山又似其物爲至罕者夫爾雅之說不關於易而關於詩不關於易故易

家皆從之無異辭以其關於詩也故鄭箋闕之陸璣遂起而爭之也然秦風言騵有六駁豳風亦言皇駁其馬傳亦據爾雅之文而曰駵白曰駁劉芳義證則曰彤白雜毛曰駁明明又有一駁馬在必舍此而取彼何也推說者之意不過曰乾色當純而不當駁則乾何以老且瘠乎況米衷言天有五行之色而陸德明釋文亦以駁作駮在漢唐諸儒當亦有不安於心者矣或曰馬屬牡曰騭牝曰騇郭璞注以牡為駁馬牝為草馬坤既為牝馬矣則乾自當為駁馬字相似而譌爾此係改經之習不可從詳見二閻記中

甹

陽氣始生爲㝵故延篤謂之大布王肅曰鋪爲花朶謂之敷陸德明亦曰古讀華如敷此在爾雅有之華夸也華夸榮也木謂之華艸謂之榮郭璞注今江東呼華爲夸蓋曰㝵曰敷曰敷曰夸一爾然疏義謂取其春時草木皆吐㝵布而生則巳合延篤說而一之矣或又曰㝵與柎通詩言常棣之華鄂不韡韡箋曰不當作柎柎鄂足也按左氏傳鞌之戰晉師三周華不注杜注雖略而不詳然齊人至今謂之華柎注又左氏鄢陵傳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賈逵服虔皆曰跨而屬於跗晉語郤至以鼓韋之跗注韋昭曰跗注兵服自要以下注於跗以華言之當作柎以注言之當作跗要之曰㝵曰

會稽徐氏刊本

不曰柎曰跗亦一爾震以一陽載二陰猶不之承華然亦說之通者蓋前之說以義通後之說以音通

蒼筤竹

竹根橫于下而其莖上出故震象爲蒼筤未詳陸佃曰㓜竹也然㓜竹何以爲蒼筤古今言竹者頗詳未有爲蒼筤作義疏者按前書木梯倉琅根前取之以證大過之梯矣然木梯傍根而生與竹似則倉琅尤足爲蒼筤之證而或且以爲宮中稻首銅環之名

寡髮

髮之脫落必自近額者始巽本乾也而一陰始嚙象固然矣

氣陽而血陰髮者血之餘寡髮者血衰之徵卽陰衰之徵謂寡髮爲陰之不升亦得其理而康成取四月靡草死之義爲陰之始生雖與陰衰之説兩相歧互然象爲得焉考工車人注曰易巽爲宣髮疏曰今易文作寡不作宣者蓋宣寡義得兩通按黑白相雜謂之宣宣者明也以黑形白而白明以白形黑而黑明故謂之宣如所云五色相宣者以巽之爲白也就白以爲説則可其於寡則相去遠矣至若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自是度名布指知寸運肘知尋蓋以人身爲度矣然言律者以帝指起度至今以爲譏指且不可以爲度而況於頭乎卽以頭爲度亦何取於頭髮皓落之頭且爾雅

璧大六寸謂之宣又何說焉今不從

周易小義下　終

光緒十四年徐氏鑄學齋刊本

山陰蔡元培校

右周易小義二卷會稽茹三樵先生著李悉伯先生訂訂例與二閒記同是書詮釋物名體近介疋釋宮釋器諸篇案文責象近虞仲翔氏而鉤鉥析亂之失較寡野在卦外大壯者大過之易大過者頤之易夬者姤之易穴居野處象大過野葬象頤結繩象姤皆自來經師所未及所謂刋野文補逸象者非與所言頗與二閒記相出入荼閒曰大壯大過夬三義蒯己牘荅之則此書大壯者大過之易云云其即荼閒牘之義與張皐聞謂易家言禮者惟鄭氏惜其殘闕不盡存今觀茹先生易學實能用鄭氏家法而廣演之二閒記曰世或言周禮不可以疏易然易者典禮之書故曰聖人觀其會通以行

其典禮又曰易之於禮無所不賅如利見小貞大貞不速之客類族辨物嚮晦入宴息升階好爵毀折立不易方厥宗噬膚凶事比傅禮制皆有精義而是書說禮尤詳桎梏於食配祖考黃金樽酒簋貳禴朱紱赤紱餗鉉匕鬯尸庭諸科穿穴經記發揮鄭孔瞻博貫綜擇精語詳可方駕孔氏禮記正義賈公彥不及也以在途稱婦在家稱女說女子貞不字女承筐以多方天惟時求民主代夏作民主誕作民主證近儒謂大夫稱主君天子諸侯不言主之誤皆焯不可易以陳律三械周律枷拳梏桎足見南北儒者異同之端可謂好學深思以視北朝學士未聞漢書得證經術者何如哉光緒十八年

正月會稽徐友蘭識